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攷

史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
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
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
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
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
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
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
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
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翼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祕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爲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穎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

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旣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爲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爲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爲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塵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

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
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
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
詳備左右史雖二負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
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
而記錄者百司閔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
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
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
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正史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

元附春秋今
厘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略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
畧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
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

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
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
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
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

通計亡書合八十
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零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編年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
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穎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

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義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正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錄十九家二百五十五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劉知幾以下不著錄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錄即是做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

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起居注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

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託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記註今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秘在有司不列于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

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

失姓名十家溫彥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來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

本志元以實錄日曆俱入編年外以日曆附

史記一百三十卷

於起居注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

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

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

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

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斬刑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以

孫追捕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駟

為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

處士而進姦雄述貧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

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

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

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
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
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
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雄姦者蓋遷歎時
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
賢豪者邪其羞貧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駟
集注按班固去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於大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三
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曰者龜策新歎傳歎
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曰者龜策傳言詳部
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之旨

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
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畧禮樂書膳荀子禮論河
間玉樂紀傳新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
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駟即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廣
作史記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者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
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
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者
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
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始皇本紀皆譏
武帝也可以推求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
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產率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

著孔子所撰蓋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輅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以劉季爲之則亦未濟事在曹器遠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其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其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

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行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来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

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自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攷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勤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自三千年之史籍而踞踏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

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構杞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構杞無善後之人故其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麟趾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年數張中節說以七年而成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

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瘦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爲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鸞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註本傳稱字籍恐當名籍而以字行也因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爲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爲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按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三萬言而已

夾漈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

臣鄰皆如此則秦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實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曾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眾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

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闡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為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為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

詳見經錄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成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它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

子中左慈等說諸事列之於傳又贊薛彤巧火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二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鄉補注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

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攷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為書類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者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今細觀之實尚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尚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廩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敘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為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認為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畧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

家而未有奮然以爲己任者豐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爲之題其齋曰衮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如幾維心嘗爲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爲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亮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袷袞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爲佳傳私意如此史

筆可知矣其死未幾晉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

蜀爲正魏爲篡請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矣興之名天寶命之

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

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

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

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實客章望之著

朝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

爲漢而附魏兵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

古以班固史爲漢書元碑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

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

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兵載記十

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畧於前使常不得追

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二

鄱陽馬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正史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認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用魏氏羗鮮卑割據中原為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車之喬以宣武紀陸幾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

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漈鄭氏曰古者脩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綱何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宜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晁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史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

亡缺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文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二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以皆畢頌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徵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勣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錄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三年獨缺劉彥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甚矣

崇文總目其書雖諸志失於限斷然有博洽多聞之益今世所傳

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今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
水心葉氏曰遷固為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出而漢事自
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曄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
魏以來最為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
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既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
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乎千載之後攷見
始末當在相承如一日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
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
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秘戶曰不知不敢私載
陳氏曰子顯齊豫章王嶷之孫本傳稱二十卷
而豐曾氏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

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強而有耶
梁書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
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安等所記以成此書
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各簡字以行

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
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上之天訖而
沒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世亦罕
傳多脫誤

陳氏曰思廉採謝安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為二史以卒父業
南豐曾氏序曰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
數更史氏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

觀三年遂詔論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
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
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
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
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鑄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
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
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
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
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
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
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
人則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
亡興亡之端莫非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州

之制雖其事已滅然亦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攷也而
當時之事爭奪詐偽苟得而合之徒尚不列以為世戒而況
於壞亂之中於秦皇之際之安負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
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為善矣蓋古人之所
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
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
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
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也
非遭國固自有時也哉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傳收修魏書不能平脩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
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沒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
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
為鄉作佳傳又納爾宋太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時謂之穢史

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甄舉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諂于齊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作北史並行於世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并今所存僅九十餘篇

晁氏曰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基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書多諂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為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胤嗣死逢剖斷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陳氏曰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興史爲編年體李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上之時論言收著史不平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訛者百有餘人衆曰喧然號爲穢史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抑塞許讎遂不復論今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收旣以史招怨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太素書補之二書旣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也

後魏書紀一卷

崇文總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事敘事不倫詔澹別成魏史澹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爲十二帝紀七十八列傳史論及例目錄一篇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靜帝稱傳矯正

收繪之失收天子名則書太子名則諱澹諱皇帝名書太子自收諱太武獻文之弒使同善終天年澹顯書之以懲逆收書敵國皆曰死澹書曰卒體裁簡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為主故澹書亡闕今纔紀一卷存

後魏書天文志二卷

崇文總目唐張太素撰魏書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

北齊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樂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牛

洪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兼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陳氏曰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議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淡二家書為目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而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隋書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脩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寧

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
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陳氏曰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夾添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

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

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

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其穿而讀其書

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

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繁

然具舉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

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擬具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

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總序八代北起魏盡

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為二史刪煩補闕過本

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

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

序今闕

遂齋陳氏曰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

其刪略穰穰過本書遠甚然好迷妖異兆祥詿讖特為繁猥

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

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

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詎朝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

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

亞之也

唐書一百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書述撰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說于開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孤峒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帙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

唐書二百卷

晁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舊史增損以成為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其甚至以韓愈文章為大紕繆故仁宗時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

謂求其善者必曰歐陽脩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摭拾有少命筆歎焉

陳氏曰初慶曆甲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利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

命脩為紀志祁為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

嘉祐五年上之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

進書上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第賞增秩訓詞劉敞

原父所行最為古雅曰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

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

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

成壞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

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紀統裁成大體范鎮等網羅遺逸厥協異同

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闕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離有功朕將據

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書於

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舊例脩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為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畧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卧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刀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白表異耶温公通鑑多擬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為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宋氏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將一書未能得唐人一語今可載於傳者惟對偏之文近高古一語於舊一語文一語也

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益一語粉飾壯士笙執佐鼓聲非所宜云高氏緯畧曰仁宗詔重脩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彩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今其家猶有此本世人固未嘗見之耳

平園周氏曰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為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具藁不知其幾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

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脩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為過特恨其晉出帝論以為因濮園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為世訓然不為韓暄眼立傳議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廢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國史紀十卷志六十卷列傳八十卷呂夷簡等撰初景德中詔王旦先文元楊億等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至天聖五年詔夷簡宋綬劉筠陳堯佐王舉正李淑黃鑑謝絳馮元加入真宗朝史王曾監修曾罷夷簡代八年書成計七百餘傳比之二朝實錄增者大半事覈文贍褒貶得宜百世之所攷信云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監修王珪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賜銀絹有差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以它職罷去吳充宋敏求前死皆有錫賚紀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冠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

四朝國史二百五十卷

四朝國史二百五十卷

陳氏曰紹興二十八年置脩國史院脩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舉
陳康伯奏紀成乞選日進呈至乾道二年閏九月始與太上聖政
同上淳熙五年同脩史李燾言脩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乞責
以近限七年十月脩史王希呂奏志成十二月進呈至十三年修
史洪邁奏昨得旨限一年內脩成列傳今已書成十二月與會要
同進蓋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

中興藝文志紹興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紀成乾道初
進時洪邁已出李燾未入館史官遷易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
宗本紀詔通為四朝國史乃修諸志未進而燾去國淳熙初志成
燾之力為多召脩列傳垂成而燾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邁以孫
覲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譚稹朱勔种
師道何桌劉延慶聶昌譚世勣等列傳覲頗徇愛憎邁多採之邁
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

許昌例不為立傳踰年書成為列傳八百七十邁又嘗欲合九朝
三史為一書而不及成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
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各自記事至於諸志若
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
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
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
成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
貶皆失實廢而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脩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
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官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
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
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
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據依不容妄加筆

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才歸即去國充表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詳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右正史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二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史編年

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為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為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

陳氏曰獻帝詔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自序曰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或通古今著勳表質能

巽巖本氏曰其家有寫本一印本一寫本不記其時而印本乃天

聖間益州市所摹刻者大抵皆差悟而印本尤甚衍文助語亂布錯置往往不可句讀或又增以子注音切並非所當有而近歲江浙印本號為曾經校讎其實與天聖市刻相似間用班固書窳改悅語而又非固書本文按悅為此紀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閔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此也如張騫傳贊以所有放哉為有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誤又不知悅何以云也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與譽寬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先儒蓋慎之也由此觀之古書雖殘缺不倫非證驗明白要未可妄下雌黃爾然鄉所謂子注音切可削去不疑而演文助語亦當參攷班書句讀畧如是正其他差悟尚或有之田不敢以曾臆定也昔人謂校誤書猶風庭掃葉隨掃隨有詎不

自司馬遷創改春秋記

事之體為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至悅始能復古學者甚重其書袁宏于實以下皆祖述焉事日月年之相繫在史家固良法也而傳錄歲久卒未得其真可為太息者矣

後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袁宏彦伯撰宏在晉末為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不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唯張縉紀差詳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

陳氏曰宏以後漢書煩穢雜亂撰集為此記

晉春秋畧二十卷

晁氏曰唐祕書省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偽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為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按唐志亦曰延業攷新舊史宅無所見未詳何時人元經薛氏傳十五卷

晁氏曰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予從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哂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為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為之

陳氏曰稱王通撰薛收傳阮逸補并注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偽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太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揜耶此書始得於莆田纔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林葉氏得全本錄成之

唐曆四十卷

晁氏曰唐柳芳撰初肅宗詔芳綴緝吳兢書其後天寶後事不倫上元中芳謫黔中會高力士同貶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

事識其本末時舊史迭官不可追利乃惟衍義類做編年法作此一書起隋義寧元年迄大曆十三年芳善叙事或譏其不立褒貶義例而詳於制度然景迂生亟稱之以為通鑑多取焉

巽若李氏曰肅宗詔芳與韋述同修吳兢所撰國史述先死芳獨奏篇與武德訖乾元而先天以來芳所筆削多失其當史官病之芳亦自悔及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適與高力士會貶所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且識本末念國史已迭官不可追改乃用編年法別為此書意欲以晚蓋者也本朝歐陽脩宋祁修唐紀志及傳司馬公修資治通鑑掇取四十卷中事幾盡然異聞嘉話尚多遺棄芳本書蓋不可少祁傳指芳曆不立褒貶義例被諸儒訕譏然祁所贊房杜姚宋等語則皆因芳之舊云按劉恕謂芳始為此書未成而先傳故世多異本今此篇首注起隋義寧元年訖建中三年凡百八十五年而所載乃絕于大曆十四年資治通鑑往

往以唐曆辨證抵牾見於考異者無慮曰十餘而此皆無之其脫
亡又不止此也疑此即怒所謂未成而先傳者或後人抄畧芳書
故不得其全倘遂零落至此亦可惜也今以唐諸書參校謬誤頗
加是正其文或不可知并事應有而無者皆列卷末更竢攻求

續唐曆二十二篇

陳氏曰唐監修國史崔龜從元吉撰起大曆十三年春盡元和十
五年以續柳芳之書也藝文志載韋澳將借李荀張彥遠崔瑄等
撰實太中時

大唐統紀四十卷

陳氏曰唐江南西道觀察判官陳岳撰用荀彥體起武德盡長慶
為一百卷今止武后如意非全書也

唐紀四十卷

巽岩李氏曰故叅知政事陳彭年撰彭年在真宗時以博學行凡

朝廷大制作大議論多出其手彭年所撰唐紀蓋用編年法次劉
明遠新書最號疎畧故三百年治亂善惡之迹彭年亦多所脫遺
其後歐陽脩宋祁別修紀志表傳及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行於
世則彭年此紀宜無足觀然彭年之用意亦勤矣猶可與袁于裴
元等備一家言而荀悅所謂參得失廣視聽者要不可廢也第二
卷武德三年闕十月以後事四年闕四月以前事京蜀二本一同
採劉氏新書補足之乃可讀疑不敢增入姑列于後云

河洛行年記十卷

晁氏曰唐劉仁軌記唐初李密王世充事起大業十三年二月迄
武德四年七月秦王擒竇建德第九卷述大業都城第十卷載宮
館園囿且云煬帝還都之詔稱務從節儉觀其宮室窮極綺麗云
陳氏曰唐志作二十卷

五運錄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曹圭撰起三皇訖隋年世之略

通曆十卷

晁氏曰唐馬惣撰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五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震世南畧論分繫於末以是義焉

陳氏曰書本十卷止於隋代今書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後人所續也續通曆十卷

晁氏曰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為總曆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阿保機吳唐閩廣胡越兩蜀事迹太祖詔毀其書以所紀多非實也

帝王鏡畧一卷

晁氏曰唐劉軻撰自開關迄唐初帝王世次綴為四言以訓正偽蜀馮鑑續之至唐末

陳氏曰唐志及館陶書自有劉軻帝王曆歌一卷疑即此書也

唐年通錄六十五卷

陳氏曰後晉起居印史館修撰鉅鹿賈緯以武宗後無實錄故為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闕也唯論次多闕誤而事跡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五代通錄六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范質撰五代實錄計三百六十卷質刪其煩文撙其妄言以成是書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間簡牘散亡亦採當時制勅碑碣以補其闕

運曆圖六卷

晁氏曰皇朝龔頴撰起於秦昭王滅周之歲乙巳止於國朝雍禧丁亥以歷代興亡大事附見于下四年獻于朝優詔獎之歐陽公嘗據之攷正集古目錄稱其精博按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

帝建興年號其間唯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始
奉穆帝升平之朔始末不聞有改元事唯類書載張寔改元曰永
安張茂改元曰永元張重華曰永樂曰和平張元龍曰太始張天
錫曰太清張大豫曰鳳凰不知類何所據而言然或云出崔鴻十
六國春秋鴻書又不傳於世莫得而攷焉

紀年通譜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宋庠字公序撰自漢文帝復元戊寅止周恭帝顯德
庚申為九篇以本朝建隆之元至慶曆辛巳為一篇皆曰統元以
甲子貫之有五號曰正閏偽賊蠻夷以王莽十九年繫孺子更始
以接建武東魏十七年附西魏豫王六年天后十五年繫中宗緒
神龍朱梁十六年通濟陰天祐續同光据晉恭帝禪宋之歲對魏
明元泰常五年尊北降南始主正朔乃通譜之斷意也別二篇舉
字為類各以部分曰類元慶曆中上之優詔褒焉按三國志

魏景初元年丁巳當蜀建興十五年次年戊午蜀改元延熙訖二
十年歲次丁丑明年改元景耀今通譜載蜀建興之號止於丙辰
凡十四年延熙改元在丁巳且復增至二十一年豈別有所據耶
歐陽公集古目錄以東魏造石像記證通譜武定七年非戊辰蓋
自元象以後遞差一歲公序聞之以為宜易遂著其事於譜何意
者編簡浩博不免時有舛誤也

陳氏曰其書曰正曰閏曰偽曰賊曰蠻夷以正為主而附列其左
號統元為十卷其二卷曰類元因文之同各以彙別

編年通載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張衡撰衡觀四部書至古今纂輯運曆書十餘家皆
淺陋擅釀無足紬繹乃編歷代年號貫以甲子始於帝堯訖于國
朝治平丁未實之經史資以傳記百家之書聖賢勳德姦雄篡竊
及蠻夷盜賊凡繫於存亡綱紀之大者無不詳錄三千四百年且

刊正謬誤如史記載舜年虞書不同漢紀載魏受漢禪與魏志受禪壇碑各異之類熙寧七年表獻之

陳氏曰其族父察質夫為之序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集賢大學士

稽古錄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編起自三皇止皇朝英宗治平末百周共氏庚申始為編年

陳氏曰其表云由二晉開閔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于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于熙寧之元臣又著之于百官表乃成列于丑而土伏羲書契以來采從論纂皆有依憑蓋元祐初所上也此書始刻於越其後載刻於潭越本歷年圖譜論聚見第十六卷蓋因圖之舊也潭本諸論各繫於國亡之時故第十六卷惟存總論朱子語錄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今

讀之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見龜一皆驗又曰溫公之言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讀一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

編年紀事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放因司馬溫公所撰編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隋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參考異同伴歸一塗別為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悅云公武心好是書學之有年矣見其大抵不采

後偉卓異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帝腹
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
之愛奇也

陳氏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莫
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目錄做
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義更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
中考異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
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
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
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大清記亦足採建康實錄以下無譏
焉柳芳唐曆最可喜唐以來裨官野史暨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
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苟不完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

有耶

武夷胡氏曰昔聞贈諫大夫陳公言因讀資治通鑑然後知司馬
文正公之有相業也余自志學以來涉獵史篇文詞汗漫莫知統
紀徒費精神而無所得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君臣治
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乎喬嶽天字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
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刑之總會矣
致堂胡氏曰司馬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
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先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為
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
果餌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
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
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
盡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

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為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
儉險細夫顧謂春戀匪效之入孟子曰如使子欲富何為碎十萬
而受萬乎小人以已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
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讒口又況矯世拂俗
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高氏緯畧曰公與宋次道書曰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
為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
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
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
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
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温
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為編年之法
然則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是其為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

易決通鑑之功績也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
十二家

容齋洪氏隨筆曰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為官屬嘗以手
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
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
梁紀年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
所載有室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於未即位即
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
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
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為恭皇帝上
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
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叅明皇後卷之首標為肅宗
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

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使係於天成以爲明宗
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使
標爲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類
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
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
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
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
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
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
太行山至天井閔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
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巽若李氏曰左丘明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

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年爲十七卷年近則事詳遠則畧理勢
固然無足怪者溫公與范太史議脩唐紀初約爲八十卷此帖云
已及百卷旣而卒爲八十卷刪削之功盛矣卷數細事前輩相與
平章猶嚴若此則其他肯輕下筆哉吁可敬畏也然今以唐紀視
漢紀其紙葉蓋多八九視周紀滋益多於斯文奚累焉而或者弗
察強以繁省論文晉張輔遽謂孟堅不及子長孟堅不及子長固
也豈在文之繁省乎此兒童之見耳

先公曰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其藁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
卷訖無一字草書見李巽此溫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如
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謂吾此書雖王勝之嘗讀一遍餘人不能數
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
通鑑舉要曆八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通鑑奏御之明日輔臣亟請觀焉神宗出

而示之每編始末識以睿思政書皇書皇書皇書如此公尚患本書浩大故著此

陳氏曰公患本書浩大難領覽而目錄無首尾晚著是書以絕二累其藁在姚說之以道家紹興初謝克家任伯得而上之

累代歷年二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即所謂歷年圖也治平初所進自威烈王至顯德本爲圖五卷歷代皆有論今本陳輝晦叔刻於章貢以便觀覽自漢高帝始

溫公記歷年圖後曰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止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畧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佗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

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布於佗人也不意趙君墓刻於板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爲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帙又傳寫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而歸之資治通鑑外紀十卷

晁氏曰皇朝劉恕撰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恕嘗語光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歎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也陳氏曰司馬公修通鑑辟趙爲屬怒嘗謂史記不及包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爲前紀而本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于

公會病廢終意後乃改前紀為外紀云通鑑書成恕已二范淳父奏怒於此書用力最多後善鑑母元臣例官其子且以書賜其家道原父漢凝之家廬山歐公所為廬山高者也

疑年譜一卷年畧譜一卷卷終年號附

陳氏曰劉恕撰請春秋起周平魯隱史記本紀自軒轅列傳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魯隱其間七十一年即與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包羲女媧一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為信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為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為年略譜大略不取正閏之說而從實紀之四夷及寇賊僭紀名號附之于末

寶曆歌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以開闢太古迄于周世宗正統帝王世次謚號成七言韻語一通

歷代紀元賦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備撰次漢至五代正統年號為賦一首又別為宋頌四章

通鑑節文六十卷

晁氏曰題云溫公自抄纂通鑑之要然實非也

紹運圖一卷

陳氏曰諸葛深通甫撰元祐中人亦未詳爵里其書頗行於世俗歷代帝王年運詮要十卷

歷代紀年十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朱繪撰紹興五年序未詳何所人

自為序當紹興七年

皇王大紀八十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帝
學年不可攷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
始著年紀博采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然或取莊周寓言
以爲實及叙遂古之初終於無徵不信云爾

經世紀年二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用皇極經世譜編有所發明則著
之其言邵氏以數推知去列丙仲壬之年乃於尚書成湯既沒太
甲元年之說今按孔氏正義正謂劉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而
張衡通載乃云以紀年推之外丙仲壬合於歲次尚書殘闕而正
義之說誤蓋三代而上帝王歷年遠而難攷類如此劉道原所謂
疑年者也

南軒張氏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於成周共
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真紀焉歷世浸遠其事雖以

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
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
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
平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
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
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繆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
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曆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
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
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如孟子謂堯
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
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聞而弗彰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
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

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又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爲萬代中興之冠冕今按張氏此序成於乾道間所謂四十年經營中興者蓋以少康之所歷如此其久以諷時也然而事情不同於新莽之篡缺其年亦足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他人子名爲少帝者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爲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述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元此

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
稱祀周始稱年皆攷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
欲臣箕子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
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採則都中京者不得
不係之

先公曰愚按張氏本皇極經世書作經世紀年圖愚之所述蓋亦
本此然嘗疑堯之前標甲子者六而不載世代與事迹意者黃帝
命大撓作甲子則甲子紀年自黃帝始以前無有甲子則亦不可
得而書也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袁樞機仲撰樞自太學官分教嚴陵爲此書揚
誠齋爲之序朱子曰古史之體其可自者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
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別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

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別之其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紀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以紀載或經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定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意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二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始於智伯上繫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侯始司馬公通鑑有目錄舉要其後胡給事安國康侯又脩爲舉要補遺朱晦翁因別爲義例著此書自爲之序乾道壬辰也大書者爲綱分注者爲目綱如經目如傳此書嘗刊于溫陵別其綱謂之提要今版在監中廬陵所刊則綱目並列不復別也

朱子自序曰溫公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藁修成舉要曆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詳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昔注書首尾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

未免此病大抵編集亦出一手故也始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
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並書于其秋之後蓋編輯者自
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近歲
呂伯恭最為知古陳君舉其為知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
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攷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辨之矣朱文公
通鑑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于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隗二年
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于
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
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多故有此誤余因諸生有問亦為正之矣
然則該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於喪志可也

國紀五十八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睢陽徐度敦立撰丞相處仁擇之之子也其書
詳略頗得中而不大行於世鄞學有魏邱舊書傳得之

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眉山李燾仁父撰長編云者司馬公之為通鑑
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
六百卷今通鑑惟八十卷耳燾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
謂之長編故其書雖繁蕪而不嫌也其卷數雖如此而冊數至餘
三百蓋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

續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

陳氏曰李燾撰大畧皆溫公舊規也

巽岩李氏進長編奏狀隆興元年知榮州李燾奏臣嘗盡力史學
於本朝故事尤切欽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錄正
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歧魏之遷致景德慶曆之
盟誓曩嘗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復辟熙寧之更新元
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于一

敢先具建隆迄開寶上有七年為十有七卷上進

乾道四年禮部郎官李燾上言臣准朝旨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
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投進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
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投進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容
臣更加整齊節次投進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
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迄
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今唐紀取祖禹
之六百卷刪為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
綜鈐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
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畧參求真是破巧說
偽辨之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區小惠或在可錄所
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隨表上進

淳熙元年知瀘州李燾上言臣先次投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
隆迄治平今欲纂輯治平以後至中興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幾一
祖八宗之豐功盛德粲然具存無所闕遺顧此六十年事於實錄
正史外頗多所增益首尾畧究端緒合為長編凡六十年年為一
卷以字之繁畧又均分之摠為二百八十卷然熙豐祐聖符靖崇
觀和康之大廢置大征伐闕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跡比治平以
前特異寧失之繁無失之畧必須睿明稱制臨決如兩漢宣章故
事無使各自為說乃可傳信無窮

淳熙九年知遂寧府李燾上言臣累次進所為續資治通鑑長編
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其修換事總為目一十
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為九百八十卷之間文字繁文
本末頗難立見畧存梗槩庶易檢尋今創為建隆至靖康舉要六
十八卷并卷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
十七冊投進者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義寧止於百篇聚九朝

三世之各見殊聞事或傳於兩說惟折諸聖廼得其真臣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綴尋穿聯踰一千卷抵牾何敢自保精力幾盡此書非仰託大君之品題懼難逃乎衆人之指目漢孝宣稱制決疑故事最高於甘露我神考錫名冠序治鑑莫毀於元符豫席恩言比迹先正臣死且不朽 乾道六年奉旨降付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七十六冊秘書省今依通鑑帝樣繕寫進納

水心葉氏曰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自史法壞譜謀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

孔子之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爲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載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先公曰李文定公纂本朝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節次上進收拾舊事垂四十年是長編一百六十八年之書以四十年而成九朝通畧一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起居郎建安熊克子復撰

中興小曆四十一卷

陳氏曰熊克撰克之爲書往往疏畧多抵牾不稱良史

中興遺史六十卷

陳氏曰從義郎趙牲之撰慶元中上進其書大抵記軍中事爲詳而朝政則甚畧意必當時游士往來邊陲出入幕府者之所爲及觀其記張浚攻濠州一段自稱姓名曰開封張鑑然則此書鑑爲

之而姓之竊以爲己有也或曰鑑即姓之婦翁未知信否

丁未錄二百卷

陳氏曰左修職郎昭武李丙撰自治平丁未王安石初召用迄于靖康童貫之誅故以丁未名之每事皆全載制詔章疏甚詳

思陵大事記三十六卷阜陵大事記一卷

陳氏曰李燾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記二百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陵陽李心傳微之撰蓋與李巽岩長編相續亦嘗自隆興後相繼爲之會蜀亂散失不可復得

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

陳氏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雖上接獲麟而法則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解題者畧具本末

已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論初意欲起春秋接于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東萊年方強任而得末疾平生論著大抵經始而未及成如讀詩記書說是已是書之作當淳熙七年又二年而沒使天假之年所傳於世者寧止是哉

朱子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辨此事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經世之意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

答詹帥書

語錄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

異同處最好大抵謙不敢任作書之意故左傳通鑑已載者不復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媿人伯恭少時被人說它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它有此意東萊大事記時已自感

疾了一日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到五代只千年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然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

建隆編一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節畧也隨事攷訂併及累朝之始末慶元初在經筵上

止齋自序曰本朝國書有日曆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集又有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盡見於此可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畧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事於下方夫學之為王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攷大臣之除罷而識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攷以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効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畧通鑑如群臣奏疏與其它年行與一時詔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其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畧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為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異於省察也

讀書譜一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紀年統論一卷 紀年備遺一百卷

陳氏曰永嘉朱黼文昭撰從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

水心葉氏序曰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草別論者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猷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斐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其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典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

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三十卷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

陳氏曰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端平初

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由是得初品官大抵依倣朱氏通鑑綱目舉要者綱也備要者目也然去取無法詳畧夾中未為善書

續稽古錄一卷

陳氏曰秘書丞歷陽龔頤正養正撰以續司馬光前錄而序述繁釀其訖紹熙甲寅事歸功於韓侂胄頤正本名惇頤避諱改焉嘗撰元祐黨籍譜得官韓氏用事時賜出身入館

曆代帝王纂要譜括二卷

陳氏曰餘姚孫應符仲潛撰蓋紹運圖之詳者也

右編年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史起居注

穆天子傳六卷

晁氏曰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云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即其事也穆王始巡狩得驂驪綠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與太史公既同汲郡守書不謹多毀缺雖其言不典皆古書頗觀覽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陳氏曰其體制與起居注同起居注者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

以來因之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

晁氏曰唐温大雅撰紀高祖建義不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事

陳氏曰所載起義至受禪凡三百五十七日其述神堯不受九錫反復之語甚詳愚嘗書其後曰新史稱除隋之亂比跡湯武湯武未易比也唐之受命正與漢高帝等爾其不受九錫足以掃除魏晉以來欺天罔人之態而猶不免曰受隋禪者乃以尊立代之故曾不若以子嬰屬吏之為明白洞達也

唐高祖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唐房玄齡等撰太宗詔玄齡與許敬宗敬播同脩起創業盡武德九年貞觀十七年書成

陳氏曰唐給事中河東敬播撰按志稱房玄齡監脩許敬宗刪次

今本首題監脩國史許敬宗奉勅定第十一卷題司空房玄齡奉勅撰不詳其故

唐太宗實錄四十卷

晁氏曰唐許敬宗等撰起即位盡貞觀二十年初貞觀十七年房玄齡許敬宗敬播撰今上實錄止十四年成二十卷永徽五年無忌與史官續十五年後盡昭陵事今四十卷其後敬宗改定

陳氏曰按藝文志有今上實錄二十卷敬播等撰房玄齡監脩又有長孫無忌太宗實錄四十卷今惟題中書令許敬宗奉勅撰蓋敬宗當高宗時以私意竄改國史中興書目言之詳矣但今來既云許敬宗撰而以爲恐止是玄齡無忌所進則不可攷也

唐高宗實錄三十卷

晁氏曰唐劉知幾等撰起即位盡永淳二年九二十九初令狐德棻許敬宗等撰錄止顯慶三年成二十卷上之後知幾與吳兢續

成

陳氏曰按志令狐德棻撰止軋封知幾續成之故號後脩書本三十卷闕十一卷

唐則天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吳兢撰初神龍二年詔武三思魏元忠祝欽明徐彥伯同應融岑羲徐堅撰錄三十卷開元四年兢與劉知幾刊脩成此書上之起嗣聖改元甲申臨朝止長安四年甲辰傳位九二十一年陳氏曰按志魏元忠等撰劉知幾吳兢刪正今惟題兢撰武氏罪大惡極固不應復入唐廟而題主猶有聖帝之稱至開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武氏不應有實錄猶正史之不應有本紀皆公襲史漢呂后例惟沉既濟之論為正而范氏唐鑑用之

唐中宗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唐吳兢撰起神龍元年復位盡景龍四年九六年

唐睿宗實錄十卷

晁氏曰唐劉知幾撰知幾與吳兢先修太上皇實錄起初誕止傳位凡四年後續脩益止山陵

陳氏曰志有二錄五卷者為兢今此十卷當是知幾也館閣書目亦別有五卷者

唐玄宗實錄一百卷

晁氏曰唐元載等撰起即位盡上元三年凡五十年安史之亂玄宗起居注亡大曆中史官令狐峘稟授詔策脩一朝之遺闕開元天寶間君臣事多漏略

陳氏曰題元載撰蓋左拾遺令狐峘所為而載以宰相監修也史稱事多漏略拙於取舍不稱良史峘德棻五世孫也

唐肅宗實錄三十卷

晁氏曰唐元載等撰起即位盡後元年凡六年

陳氏曰亦元載監脩不見史官姓名

唐代宗實錄四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峘撰初詔峘撰錄未成書貶官卒元和二年子丕上之當時名官如房琯不立傳抗直如顏真卿略而不載時譏漏略起寶應元年壬寅止大曆十四年己未凡十七年

陳氏曰尤爲漏略

唐建中實錄十卷

崇文總目唐史館脩撰沈既濟撰起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盡建中二年十月既濟罷史官之日自作五例所以異於常者舉終必見始善惡必評月必舉朔史官雖卑出入必書太子曰薨自謂辭雖不足而書法無隱云

唐德宗實錄五十卷

晁氏曰裴埴等撰起即位盡貞元二十一年凡二十五年元和二

年詔蔣乂樊紳林寶韋處厚獨孤郁同脩五年洎上之

唐順宗實錄五卷

晁氏曰韓愈撰起貞元二十一年乙酉正月止永貞元年丙戌八月初愈撰錄禁中事爲切直閹宦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建言衆議以刊脩非是李宗閔牛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下筆臣謂不然且愈之所書非已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其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詔摘去元和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錄不復改

陳氏曰按志稱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父監脩新史謂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以闕宦惡其書禁中事切直也

唐憲宗實錄四十卷

晁氏曰唐路隋等撰起即位盡元和十五年初穆宗長慶二年詔監脩國史杜元穎與史官韋處厚路隋沈傳師鄭絳宇文籍等修

元和實錄未及成書太和四年隋與蘇景喬陳夷行李漢蔣係續成上之統例取捨皆出于厚焉

陳氏曰按志稱沈傳師鄭澣字文籍蔣係李漢陳夷行蘇景胤撰蓋前後史官也又稱杜元穎韋處厚路隋監脩亦前後宰相也

唐穆宗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唐路隋等撰起即位盡長慶四年按文宗實錄大和四年隋與蘇景喬等上憲宗實錄後有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並為

史官云

唐敬宗實錄十卷

晁氏曰唐李讓夷等長慶四年即位止寶曆二年丁未凡三年武宗會昌中詔史官陳商鄭亞同脩讓夷監修書成上之

唐文宗實錄四十卷

晁氏曰魏謩等撰起即位盡開成五年凡十四年宣宗大中八年

史官蔣偕牛叢王諷盧吉同脩

陳氏曰謩監脩偕等史官也

唐武宗實錄一卷

晁氏曰唐韋保衡撰武宗以後實錄皆亡今有止會昌元年正月二月

陳氏曰按唐志惟有武宗實錄三十卷其後皆未嘗脩纂更五代武錄亦不存邯鄲書目惟有一卷而已

唐宣宗實錄三十卷

懿宗實錄二十五卷

僖宗實錄三十卷

昭宗實錄三十卷

哀宗實錄八卷

晁氏曰國朝宋敏求次道所補宣錄三十卷懿錄三十卷一作二十五卷僖錄三十卷昭錄三十卷哀錄八卷通百二十八卷世服其博聞陳氏曰五錄者皆敏求追述為書按兩朝史志初為一百卷其後

增益爲一百四十八卷今按懿錄三十五卷止有二十五卷而始終皆備非闕也實一百四十三卷館閣書目又言闕第九一卷今亦不闕云

建康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唐許嵩撰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於陳末禎明三年南朝六代四十帝四百年間君臣行事及土地山川城池宮苑制置興壞用存古跡其異事則注之以益見聞按南朝四百年除西晉平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而已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其實在建康宮三百二十一年也十父按嵩自叙此書云使周覽而不繁約而無失然自順帝以後復爲紀傳而廢編年其間重複一事抵牾者甚衆至於名號稱謂又絕無法蓋亦煩而多失矣

陳氏曰載吳晉宋齊梁陳六朝都建康者編年附傳大略用實錄

體

後唐莊宗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監脩趙鳳史官張昭遠撰天成四年上

後唐明宗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監脩姚顛史官張昭遠撰清泰三年上

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

陳氏曰張昭尹拙劉溫叟撰按昭本傳撰梁均王郢王後唐愍帝廢帝漢隱帝實錄惟梁二王祀浸遠事皆遺失遂不脩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周世宗時也蓋昭本撰周祖實錄以其歷試之迹多在漢隱帝時故請先脩隱錄因併及前代云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

晉出帝實錄二十卷

陳氏曰監脩竇正固史官賈偉王仲實儼等撰周廣順元年上正固字休仁同州人相漢至周罷歸洛陽國初卒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

陳氏曰監脩蘇逢吉史官賈偉等撰軋祚二年上書本二十卷今闕末三卷中興書目作十卷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

陳氏曰張昭等撰事已見前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張昭等撰顯德五年上昭即昭遠字潛夫濮上人避漢祖諱止稱昭逮事本朝爲吏部尚書開寶五年卒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

陳氏曰監脩官晉陽王溥齊物脩撰范陽扈蒙日用撰

蜀高祖實錄三十卷

晁氏曰僞蜀李昊撰高祖者孟知祥也昊相知祥子昶時被命撰起唐咸通甲午終於僞明德元年甲午凡六十三年

太祖實錄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沈倫撰太平興國三年詔李昉扈蒙李穆郭贇宋白董淳趙隣幾同脩倫總其事更歷二載書成起創業迄山陵凡十七年淳化中王禹稱作叢中記叙云太祖神聖文武曠世無倫自受命之後功德日新皆禹稱耳目所聞見今爲史臣多有諱忘而不書又上近取實錄入禁中親筆削之禹稱恐歲月寢久遺落不傳因編次十餘事按禹稱所言雖未可盡信然咸平祥符間亦以所書漏落一再命儒臣重脩多所增益故有三本傳于世

重脩太祖實錄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李沆等撰咸平中真宗以前錄漏略詔錢若水王禹稱李宗諤梁顥趙安仁重加刊修呂端監脩端罷沆代二年書成奏御沆表云前錄天造之始國姓之源發揮無取削平諸臣僭主僞臣頗亡事迹今之所正率由典章又益諸臣傳一百四人按書

太宗不吝市及杜太后遺言與司馬溫公所書不同多類此
陳氏曰監脩國史肥鄉李沆太初史官集賢院學士河南錢若水
淡成等重脩初上命李至張洎等修 太祖史未成及咸平元年
太宗實錄成書以 太祖朝事多漏略故再命若水脩撰二年書
成上之卷首有沆進書表叙前錄之失及新書刊脩條目甚詳同
脩者直館饒陽李宗諤昌武東平梁顥太素直集賢院河南趙安
仁樂道李燾云世傳 太祖自陳橋推戴馬上約束諸將本 太
祖聖意前錄無太宗叩馬之語乃後錄所增也然則燾亦嘗見舊
錄也耶近聞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求之未獲也

太宗實錄八十卷

晁氏曰皇朝錢若水等撰至道三年命若水專脩不隸史局若水
即引柴成務宋度吳淑楊億爲佐咸平元年書成上于朝起即位
止至道三年丁酉三月凡二十年初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側及

崩犬輒不食李至常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馬
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爲載呂端雖爲監修而未嘗
泣局書成署端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援唐朝故事若此者
甚衆時議不能奪世又傳億子娶張洎女而不終故洎傳多醜辭
嗚呼若水及億天下稱賢尚不能免於流議如此信乎執史筆者
之難也

陳氏曰錢若水等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受命咸平元年八月上之
九月而畢人難其速按楊億傳書凡八十篇而億獨草五十六卷
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欽若等撰起潘邠止軋興元年壬戌二月凡二十
六年軋興元年詔李維晏殊孫奭宋綬陳堯佐舉正李淑同修馮
拯監修拯卒欽若代天聖三年書成奏御

陳氏曰學士承旨肥鄉李維仲方學士臨川晏殊同叔撰

容齋洪氏隨筆曰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
方士之事甚徧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之間王文穆陳
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之計及
真宗上仙王沂公懇貽譏後世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迹而實
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之鶴惟恐不詳遂為信
史之累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仁宗實錄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韓琦等撰起藩邸盡嘉祐八年三月凡四十二年嘉
祐八年十二月詔琦提舉王珪賈黯范鎮修撰宋敏求呂夏卿韓
維檢討治平中又命陳薦陳繹同編修熙寧二年奏御

英宗實錄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曾公亮等撰起藩邸盡治平四年正月凡四年熙寧
元年正月詔公亮提舉呂公著韓維修撰孫覺曾鞏檢討三月又

以錢藻檢討四月又以王安石吳充為修撰二年七月書成。王
氏揮塵錄曰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入翰
林靖自為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
先生嘗語劉莊與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為國朝
諸史之冠

神宗實錄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曾布等撰起藩邸止元豐八年十二月凡十九年

神宗朱墨史二百卷

晁氏曰元祐元年詔修神宗實錄鄧温伯陸佃修撰林希曾肇檢
討蔡確提舉確罷司馬光代薨呂公著代公著薨大防代六年奏
御趙彥若范祖禹黃庭堅後亦與編修書。賞勞皆遷官一等紹
聖中諫官程思言元祐間呂大防提舉實錄。祖禹庭堅等編修刊
落事迹變亂美惡外應姦人詆誣之說命。希重行修定其後奏

書以舊錄為本用墨書添入者用朱書其刪去者用黃抹已而將舊錄焚毀宣和中或得其本於禁中遂傳於民間號朱墨史云陳氏曰紹聖中蔡卞林希等重修前史官由是得罪其書大抵以安石日錄為主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

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

陳氏曰監修解梁趙鼎元鎮史官成都范元長等撰進建炎初有詔重修紹興六年先進呈五十卷六月朱墨黃三書而明著其去取之意也闕百一十一至百七十一卷初蔡卞既敗舊錄每一卷成納之禁中蓋將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不可得而見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流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家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收沒入有得其書者携以渡江遂傳於世嗚呼此可謂非天乎

哲宗前錄一百卷後錄九十四卷

晁氏曰蔡京撰前錄起潘邸盡元祐七年十二月後錄紹聖元年正月盡元符三年正月共十二年京之意以宣仁垂簾時政非出於上故分前後錄蓋厚誣也

重修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與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於後世當重別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有召命可促來今兼史官勝非奏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定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十八日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元祐間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卞之

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儻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卹也臣勝非曰范冲不得不以此為辭今聖斷不私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朕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朕每念此惕然于懷朝夕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之本意臣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臣等仰惟神宗哲宗兩朝實錄以太上皇帝聖意先定爰命宰臣悉令刪修故具載聖語於篇末云

王氏揮麈錄曰徐敷立云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崇寧間率多貴胄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踈略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討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且據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恨徽宗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程俱撰先是汪藻編庚辰以來詔旨頗繁雜俱刪輯成此書且附以靖康建炎時事

陳氏曰徽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宰相湯思退等紹興七年詔修十一年先上六十卷至三十八年書成修撰官歷年既久前後非一人至軋道五年祕書少監李燾言此書踈舛特甚請重修淳熙四年成凡二百卷考異百五十卷目錄二十五卷今百五十卷者前本也

欽宗實錄四十卷

陳氏曰乾道四年修撰洪邁等進

高宗實錄五百卷

陳氏曰慶元三年修撰濟源傅伯壽景仁撰初進二百八十卷止
紹興十六年嘉泰二年脩撰建安袁說友起岩等又進二百二十
卷止三十二年

孝宗實錄五百卷

陳氏曰嘉泰二年修撰傅伯壽等撰進中興以來兩朝五十餘載
事跡置院既久不以時成涉筆之臣乍迂忽徒不可殫紀及有詔
趣進則忽遽抄錄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猥多而記載無法踈略抵
牾不復可稽故二錄比之前世最為闕典觀者為之太息

中興國史志高宗命范冲重修神錄已進而冲去國尹焞繼之又
進哲錄徽宗實錄紹興未嘗成書建炎後史牘不存皆仰搜討故
猶多脫略孝宗命李燾增修之欽宗實錄洪邁用龔茂良所補日

曆文直事核高宗實錄慶元嘉泰間所上時史無專官莫知誰筆
孝宗光宗實錄初以付龔敦頤卒專委傅伯壽陸游孝錄比諸錄
為踈

高宗日曆一千卷

國史日曆所李燾等脩進自為序略曰日曆起初潛訖內禪用春
秋四繫之法雜取左右史起居注三省密院時政記及百司移報
綜錯成章凡關於時廢不畢載前後所論著共成一千卷卷為一
冊總一千冊謹繕進呈願惟紀述聖神之言動事大体重臣愚豈
能獨任加之歲周三紀史非一官掇緝穿聯簡策繁夥其間脫略
抵牾違失本真安敢自保在昔英主往往指授重加刊正房玄齡
等進武德貞觀事迹太宗更令紀實如臣妾庸於元齡無能為役
姑自罄竭強附於唐虞氏史臣之義爾

中興藝文志高宗日曆初年者多為秦檜改弃專政以後紀錄尤

不足信韓侂胄當國寧宗日曆亦多誣後皆命刊修然高宗日曆
時政記亡失多不復可攷

西漢詔令十二卷

陳氏曰吳郡林慮德祖編采括志傳參之本紀以示信安程俱致
道俱以世次先後各為一卷差比歲月舉而成書且為之序慮中
詞學為開封府椽

東漢詔令十一卷

陳氏曰宗正寺主簿鄞樓昉編大抵用林舊體自為之序帝
王之制具在百篇後世不可及矣兩漢猶為近古愚未冠時無書
可觀雖二史亦從人借嘗於班書志傳錄出諸詔與紀中相附以
便覽閱既仕于越及得見林氏書而樓書近出其為好古博雅斯
以勤矣惟五獻二朝恭操用事如錫恭及廢伏后之類皆當削去
而恭時尤多也

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

陳氏曰寶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寧云紹興間宋
宣獻公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于宣政分門
別類凡目至為詳悉

玉堂制草十卷

陳氏曰參政鉅野李邦漢老編承平以前制詔

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三卷

晁氏曰汪藻編徽宗即位後詔旨未全

中興玉堂制草六十四卷

陳氏曰同知樞密鄱陽洪遵景嚴編起建炎迄紹興未

中興續玉堂制草三十卷

陳氏曰丞相益文忠公周必大子充為學士院時編進始嘗建言
加上德壽尊號不以表而以議且稱嗣皇帝為非是遂革之今書

以尊號表為卷首而增附館取筆問於後起隆興迄淳熙改元自後未有續者

綸言集三十一卷

陳氏曰宇文粹中虛中兄弟所編集

中興綸言集二十八卷

陳氏曰左司郎中莆田鄭寅子敬編寅知樞密院僑之子靖重博洽藏書數萬卷於本朝典故尤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四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五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史雜史

雜史

隋藝文志曰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游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羣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

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宋三朝志曰雜史者正史編年之外別為一家禮制不純事多異聞言或過實然事以質正疑謬補緝闕遺後之為史者有以取資如司馬遷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不為無益也

隋志七十二部九百七十一卷

通計亡書七十三部九百三十九卷

唐志雜史八十八家一百七部一千八百二十八卷

失姓名八家元行中以下不著

錄六十八家八百六十一卷

宋三朝志雜史九十一部九百六十八卷

宋兩朝志三十一部六百三十卷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七十三卷

內唐武宗實錄以下六部入實錄門不重具

宋中興志別史三十一家三十六部一千三十四卷

雜傳

隋經籍志曰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

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臧紇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蒞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群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眾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冊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倣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皆略而

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僊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僊烈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著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神竒怪之事稽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原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採其要焉魯沛三輔序贊並亡後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宋三朝藝文志曰傳記之作蓋史筆之所不及者方聞之士得以紀述而爲勸戒

隋志曰雜傳唐志曰雜傳類有先賢耆舊孝友忠節列藩良吏高逸科錄家傳文士僊靈高僧鬼神列女之別今總爲傳記事涉道釋者各具於其事

一兩朝藝文志曰傳記之作近世尤盛其爲家者亦多可稱采獲削藁爲史所傳然根據膚淺好尚偏駁滯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孫冲胡訥收撫益細而通之于小說

按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雜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爲一人之事而實關係一代一時之事者又有參錯互見者前史多以雜史第四雜傳第八相去懸隔難以參照今以二類相附近庶便檢討云

隋志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

唐志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

宋三朝志一百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七卷

宋兩朝志一十六部八十一卷

宋四朝志五十三部五百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百一十三家三百三十九部一千三百七十九卷

霸史偽史

隋經籍志曰自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衆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傳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余未之亂並皆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

隋志三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

唐志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

宋三朝志二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

宋兩朝志五部五十四卷

宋中興志四十家四十三部四一三十七卷

夾然鄭氏曰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日傳記二日雜家三日小說四日雜史五日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類

詩話亦能相濫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實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類顏思古作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說論語而崇文目以為論語類此之謂看前不看後應知崇文所釋不看全書多只看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按刊謬正俗當入經解類

按夾深言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可以訂歷代藝文志之失所謂見名不見書看前不看後者尤足以究其所失之源然愚嘗攷之經錄猶無此患而莫謬亂於史蓋有實故事而以為雜史者實雜史而以為小說者又有隋志以為故事唐志以為傳記宋志以為雜史者若一一攷訂改而正之則既不欲以臆見改前史之舊文且所錄諸書蓋有前史僅存其名晚學實采嘗見其書者則亦無由知其編類之得失是以姑仍其舊而於所

錄先儒議論諸書本末則必詳加考訂以類相從而不盡仍前史之舊云

史抄 隋唐志史部皆無此門附在雜史宋志方別立史抄門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六百一十二卷

宋兩朝志四部一百三十八卷

宋四朝志三部三十三卷

宋中興志四十六部六百八十一卷

汲冢周書十卷

晁氏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蓋孔子刪採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准書法信實者行于世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必私有記述以伸其志將來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弘益大矣以司馬遷之博聞猶采數家之言以

成其言况其下者乎亦有聞見而淺記錄失實骨臆偏私褒貶弗公以誤後世者在觀者慎擇之而已矣

陳氏曰晉太康汲郡發魏安釐王冢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十篇以序散在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為孔子刪書所餘也自未必然也文体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放倣為之者

巽岩李氏曰隋唐經籍藝文志比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碎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

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体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斃之斬之以黃斃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裒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鼈七百一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麕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慙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

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慎為稷慎獫狁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姊妹東甌焉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所叙穢人前兎若彌猴立行設耳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氏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南越海金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鼯犬者露大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鼯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康民以稗苾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糜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狄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曠羊曠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距虛犬戎文馬而赤鬣編身

目若黃金名曰皇之乘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
終行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書云湯問伊尹使為四方獻令伊
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劍鑿蛟龍利劍正南以珠璣瑋瑁象齒
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歷珠名龍角正北以橐駝駒駘馱良
弓為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
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
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母為權首將受其咎
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後村劉氏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
少一篇晁子止謂其記錄失實字仁父謂書為駁詞按中間所載
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百一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
於秦皇漢武矣狩禽虎二十有二云云見前段紂圍雖大安得熊羆如
是其眾又謂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皆荒唐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於

駁而已百篇聖筆所定孟子猶疑漂杵之語前輩云吾欲忘言觀
道妙六經俱不是全書况汲冢之類乎

吳越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
越本末咸備

吳越春秋傳十卷

崇文總目唐皇甫遵注初趙曄為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者
以曄所撰為煩又刊削之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
越絕書十五卷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
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氏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不
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

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西京雜記二卷

一作六卷

晁氏曰晉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後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耳所餘二萬言乃抄撮之析二篇以裨漢書之闕猶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

陳氏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過二萬餘言今抄出爲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爲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

東觀漢記十卷

陳氏曰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目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末初中珍駒駘等著錄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具漢賈復耿种馮異祭遵及景丹蓋延九人列傳而已其卷第七八二卷未知果當時之遺否也

羅鄂州序曰顧闳之上奏任涉文源曰涉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始不可讀用祕閣本讎校刪著爲八篇洎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

爲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爲蘭臺令史遷爲郎
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訖二十八篇永寧元
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騶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令此記所存皆
建武事豈固及珍騶所述耶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後所題有
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爲分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
卷目隋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
藝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
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纔此耳豈
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宏劉
義慶蕭子顯凡九家唯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裁諸家而成書
亦以華嶠爲主後之欲攷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
言旣然願以爲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表范出魏晉後以
世揆之不得爲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存

錄因刻板于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唐高峻撰以司馬遷史至陳隋書附以唐實錄纂其要分
十例爲六十卷後其子迥折而倍之

陳氏曰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嘗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今按
國史志凡一百九卷目錄一卷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
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中人則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迥
之所序但云分六十卷爲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嘗有所增加
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傳益之非高氏本書此書舊
有杭本今本用厚紙裝裱夾面寫多錯誤俟求抗本校之

五代新說二卷

晁氏曰唐張詢古撰以梁陳北齊周隋君臣雜事分三十門纂次
古史七十卷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撰其序曰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世家記五帝以來然不得聖人之意余因迂之舊始伏羲訖秦始皇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示後世國史識蘇氏之學皆權謀變詐今觀此書蓋不然則知子由晚節為學益精深云

朱子古史餘論曰近世之言史者惟此書為近理其序言古帝王為善不為不善之意非近世論者所能及而論史遷以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其曰帝王之道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此特以老子浮屠之意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故其為言虛空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為用其曰管晏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與孔子知之而有隱孟子知之而未盡者皆何事耶若但日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

也此皆義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如此書而其所未合猶若此豈其學之所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講磨詠誦者又有所未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厥理也 蘇氏之學大抵不知義理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如此者不可勝舉少公資稟靜厚故此書於一時正見有暫明者而本原綱領終未能了若長公之志林又不逮遠矣

陳氏曰其書因馬遷之舊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漢雜錄為本紀世家列傳蓋漢世古文經未出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損故事以自信其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故為此史以正之然詆遷為不學淺近則過矣

鴈湖李氏跋曰士固有夙懷精識自其少年便自超卓至於終身不能以易其觀黃門應制五十篇之文首論夏商周考其年甫踰

冠耳而其辭已閑詰如此逮晚謫官續成古史乃系以前論止附益數言豈非理之所到初無老少之異乎

太清記十卷

崇文總目梁王韶撰起太清元年盡六年初侯景破建鄴韶西奔江陵士人多問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為說乃疏為一篇問者即示之元帝聞而取讀曰昔王韶之為隆安記言晉末之亂離今亦可以為太清記矣韶因為之然其議論皆謝之矣又韶希帝言撰述多非實錄

魏典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為東帝並載兩國事為凡例微用編年之法文約事詳學者宗之行冲以族出於魏尅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冲以為

非因言道武名健繼晉受命此其應也特為論載于篇一

陳氏曰今本從莆田劉氏借錄卷帙多寡不同歲月首尾不具殆類抄節似非全書

三國典略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汾州司戶參軍丘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終後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遺自二十一以下卷闕

南部煙花錄一卷

晁氏曰唐顏師古撰載隋煬帝時宮中秘事僧志徹得之于官閣荀筆中一名大業拾遺記

大業雜記十卷

晁氏曰唐杜寶撰起隋仁壽四年煬帝嗣位止越王侗皇泰三年王世充降唐事

陳氏曰序言真觀修史未盡實錄故為此書以彌縫闕漏

大唐新語十三卷

吳氏曰唐劉餗撰輯故事起武德止大曆分為三十類肅元和時人

大唐說纂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分門類事效世說止有十二門恐非全書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予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氏采用之其

忠郎一門曰武后問石泉令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

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

大悟召廬陵王復儲位新史載其說通鑑去之似為可惜

景龍文館記八卷

陳氏曰唐脩文館學士武甄平一撰記中宗初置學士以後館中

雜事及諸學士應制倡和篇什雜文之屬亦類記中宗君臣宴聚

無度以至暴崩其後三卷為諸學士傳今闕二卷平一以字行

唐年小錄八卷

陳氏曰唐戶部尚書扶風馬摠會元撰記唐以來雜事分為七門

末卷為雜錄舊有一本略甚後得程文簡本傳之始為全書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晁氏曰漢王仁裕撰仁裕事蜀至翰林學士蜀亡仁裕至鎬京採

摠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後分為四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

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

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為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

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

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遂

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歿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按頲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為水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明皇雜錄二卷

晁氏曰唐鄭處晦撰記孝明時雜事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

陳氏曰其書大中九年序處晦大和八年進士也

開元傳信記一卷

晁氏曰唐鄭榮撰紀開元天寶傳聞之事故曰傳信

開元昇平源記一卷

陳氏曰唐史官吳兢撰叙姚元崇十事

廬陵王傳一卷

陳氏曰唐彭王傳會稽徐浩李海撰叙狄仁傑五王事

河洛春秋二卷

陳氏曰唐洋州司功包譔撰記安史之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五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興著

經籍考

史傳記

國史補二卷

晁氏曰唐李肇撰起開元止長慶間事初劉餗記元魏迄唐開元事名曰國朝傳記故肇續之

幸蜀記三卷

晁氏曰唐李匡文宋巨周宋居白撰初匡文記盡孝明崩匡周記止於歸長安叙事互相詳略居白合二記以宋為本析李為注取二序冠篇復擬遺事增廣焉

次柳氏舊聞一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撰中元中史臣柳方與高力士同竄黔中為方

言開元天寶禁中事乃論次號問高力士李吉甫與芳子冕貞元初俱為尚書郎嘗道力士之說吉甫每為其子德裕言歲祀既久遺藁不傳但記十七事後文宗訪力士事於德裕德裕編次上之多同明皇雜錄

奉天錄四卷

陳氏曰唐趙元一撰起建中四年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克復神都

燕南記三卷

陳氏曰唐柏州司戶况撰專記成德一鎮事自建中二年至大和七年起張志忠終元古語有燕南垂趙北際今以其在燕之南故名然河北諸

建中河朔記六卷

陳氏曰唐李公佐撰序言與從弟

序述河朔故事未甚詳備以昔信聞於老僧智融及谷况燕南記所說略同參錯會要以補史闕

邠志三卷

陳氏曰唐殿中侍御史凌準宗一撰邠軍即朔方軍也此本從盱江晁氏借錄其末題曰文忠脩唐史求此書不獲今得於忠憲范公之孫伯高其中尚舛誤當訪求正之紹興乙丑晁公鄴

涼公平蔡錄一卷

陳氏曰唐山南東道掌書記鄭澣撰涼國公者李愬也

開成承詔錄二卷

晁氏曰唐李石撰石與鄭覃李固言相文宗錄當時延英奏對事開成年號

太和野史三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但稱大中戊辰陳郡袁濤序自鄭注而下十七

人本共為一軸濤分之為三卷

大和權免記一卷

陳氏曰文與上同而不分卷豈其初本耶

野史甘露記二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上卷記甘露之禍下卷記諸臣本末

乙卯記一卷

陳氏曰唐布衣李潛用撰末又有吳郡李寔者述訓注本謀附益之乙卯大和九年也

兩朝獻替記三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撰德裕相文宗武宗錄當時奏對議論

元和朋黨錄一卷

晁氏曰唐馬永易記牛李明黨始末自牛僧孺試賢良迄今孤絢去位

陳氏曰池州石埭縣尉惟揚馬永易明叟撰自元和三年牛李對策以至大中十三年令狐絢罷相唐朋黨本末具矣永易嘗著唐職林實錄等書宗觀政和間人也又有馬永易者從劉元城游大觀三年進士當是其羣從館閣書以永易為唐人大誤也

會昌伐叛記一卷

陳氏曰李德裕撰記平西泮潞事

西夷朝貢錄十卷

陳氏曰唐給事中渤海高少逸撰會昌中宰相李德裕以黠夷斯朝貢莫知其國本原詔為此書凡二百一十國本二十卷合之為十卷

東觀奏記三卷

晁氏曰唐裴廷裕撰昭宗時長安寇亂相仍自武宗以後日曆起居注散軼不存詔史臣撰宣懿僖三朝實錄廷裕次宣宗錄特採

大中以來耳目聞見撰次此書奏記于監修杜讓能以備史閣討論云

陳氏日記宣宗朝事凡八十九條

貞陵遺事二卷續一卷

陳氏曰唐中書舍人令狐澄撰吏部侍郎柳玘續之澄所記十七事玘所續十四事

咸通庚寅解圍錄一卷

陳氏曰唐成都少尹張雲景之撰言南詔圍城扞禦事

金鑿密記一卷一作三卷

晁氏曰唐韓偓撰偓天復元年爲翰林學士從昭宗西幸朱溫圍岐三年偓因密記其謀議及所聞見事止於貶濮州司馬予嘗謂偓有君子之道四焉唐之末南北分朋而忘其君偓崔胤門生獨能棄家從上一也其時搢紳無不交通內外以躡取爵祿偓獨能

力辭相位二也不肯草韋貽範起復麻三也不肯致拜於朱溫四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偓之謂矣而宋子京薄之奈何一本釐天復二年三年各爲一卷首尾詳略頗不同互相讎校凡改正千有餘字云

陳氏曰具述在翰苑時事危疑艱險甚矣昭宗屢欲相之卒不果而貶竟終於閩非不幸也不然與崔垂休輩駢首就戮於朱溫之手矣

大唐補記三卷

陳氏曰南唐程巨柔撰序言懿宗朝有焦路者撰年代紀述補堯止宣宗匡柔襲撫三百年曆補足十九朝起咸通戊子止癸巳附略書中乾符已後備存補記末有後論一篇文詞雖拙議論亦正

南部新書五卷

晁氏曰皇朝錢希白撰記唐故事

桂苑叢談一卷

晁氏曰題云馮翊子子休撰雜記唐朝雜事僖昭時當是五代人李邕戰云姓嚴

中朝故事二卷

晁氏曰偽唐尉遲偓撰記唐懿昭哀三朝故事故曰中朝

三朝見聞錄八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起乾符戊戌至天祐末年及莊宗中興後河東事跡三朝者僖昭莊也其文直述多鄙俚

廣陵妖亂志三卷

陳氏曰唐晉陽鄭廷誨撰言高駢呂用之畢師鐸等事

汴水滔天錄一卷

陳氏曰唐左拾遺王振撰言朱溫篡逆事

呂夏卿兵志三卷

晁氏曰皇朝呂夏卿撰公武得之于宇文時中季蒙題其後云夏卿修唐史別著兵志三篇秘之戒其子弟勿妄傳鮑欽止吏部好藏書苦求得之其子無為太守恭孫偶言及因懇借抄錄於吳興耳目記二卷

晁氏曰題云劉氏未詳何時人雜記唐末五代事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

陳氏曰梁宰相敬翔子振撰自廣明樂賊之亂朱溫事跡訖於天祐弒逆大書特書不以爲愧也其辭亦鄙俚

莊宗台禍記一卷

陳氏曰後唐中書舍人黃彬撰

入洛記一卷

晁氏曰蜀王仁裕撰仁裕隨王衍降入洛陽記往返塗中事并其所著詩

賈氏備史六卷

陳氏曰漢諫議大夫賈譚撰叙石晉禍亂每一事為一詩系之

晉朝陷蕃記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為出帝草降虜表知其事為詳記少主初遷於黃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為十八年實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陳氏曰據莆田鄭氏書目云范質撰本傳不載故館閣書目云不知作者未悉鄭氏何所據也

晉太康平吳記二卷

隋氏曰周吏部尚書張昭撰世宗將討江南昭采晉武平孫皓事迹為書上之

唐餘錄六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皞奉詔撰皞五代舊史繁雜之文採諸家之說

倣裴松之體附注之以本朝當承漢唐之盛五代則閏也故名曰

唐餘錄寶元二年上之溫公修通鑑間亦取之皞曾之弟

陳氏曰是時惟有薛居正五代舊史歐陽修書未出此書有紀有志有傳又博采諸家小說倣裴松之三國志注附其下方蓋五代別史也館閣書目以入雜傳類非是

唐末汎聞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閻自若纂乾德中王普五代史成自若之父觀之謂自若曰唐末之事皆吾耳目所及與史冊異者多矣因話見聞故事命自若志之

陳氏曰題常山閻自若撰記五代及諸僭偽事其序自言乾德中得於先人及舅氏聞見且曰傳者難驗見者易憑考之史策不若詢之耆舊也然所記亦時有不同者如李濤納命事本謂張彥澤今乃云謁周高祖未詳孰是

五代補錄五卷

晁氏曰皇朝陶岳撰祥符壬子以五季史書闕畧因書所聞得一百七事

陳氏曰每代爲一卷凡一百七條岳雍熙二年進士

五代史闕文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禹偁撰錄五代史筆避嫌漏略者以備闕文凡一十七事

建隆遺事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禹偁記太祖事按太祖崩時趙普已罷爲河南節度使盧多遜亦是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始除平章事今云上將晏駕前一日召趙盧入宮其謬甚矣世多以其所記爲然不足信也王氏揮麈錄曰建隆遺事世稱王元之所述其間率多誣謗之詞至於稱趙普盧多遜受遺詔昌陵尤爲舛繆案國史韓王以開寶

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鈞當太祖升遐時普政在外何緣前一日與盧丞相同見于寢邪稱太祖長子德昭爲南陽王又誤矣初未嘗有此事元之當時近臣又秉史筆豈不詳知且載秦王傳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見三朝國史秦王傳邪可謂亂道此特人託名爲之又案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及三黜賦與國史本傳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誥舍人疑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黜守滁上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顛錯其僞也明矣

巽岩李氏曰世傳王禹偁所記建隆遺事十三章考其章句大抵不類禹偁平日之文其七章十三章鄙悖益可駭幸而史官弗信然學士大夫不習朝廷之故者猶以禹偁所作私信之余常反復證驗力排其誣決知其不出於禹偁矣蓋禹偁世所謂名賢者而數以直道廢故羣不逞輒假借竄寄謂世可欺殊不知普實愛重

禹偁而禹偁於普尤拳拳也普遺藁四六表狀往往見禹偁集蓋禹偁代作也彼小人烏得識之

陳氏曰其記陳橋驛前戒誓諸將事元出熙陵而序文云近取實錄入禁中親自筆削然則此書之作誠可謂也邵氏聞見錄亦嘗表而出之而或者亦辨此書之偽當攷

祖宗獨斷一卷

晁氏曰皇朝陸經記祖宗獨斷事十卷

龍飛日曆一卷

晁氏曰皇朝趙普撰記顯德七年正月藝祖受禪事是年改建隆二月普撰此書普時為樞密學士

景命萬年錄一卷

藝祖受禪錄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記趙氏世次藝祖歷試迄受禪事聖宋撥遺一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靖撰記國初至仁宗君臣美事以借史闕

晉公談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多本朝事每章之首皆稱晉公言不知何人為潤益初董識志彥得之於洪州潘延之家延之晉公甥疑延之所為

涑水記聞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記賓客所談祖宗朝及當時雜事

陳氏曰此書行於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為諱蓋嘗辨之以為非温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俊李思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為譏

嘉祐時政記一卷

晁氏曰吳奎趙鼎歐陽脩記立英宗事并賈易論韓琦定冊疏附于後

甘陵伐叛記一卷

陳氏曰題文升撰不知何人末有論稱甘陵人蘇朔爲余言其大父慶曆中陷賊親見則初叛時事按中興書目有甘陵誅叛錄稱殿中丞王起撰起時爲文彥博幕客然則別自一書也

隆平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以曾鞏撰記五朝君臣事蹟其間記事多誤如以太平御覽與總類兩書之類或疑非鞏書

濮王中陳一卷

晁氏日記治平中封濮安懿王時宰相奏狀及臺諫言章

歐陽濮議四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脩永叔撰其序云武王之作人皆謂君可代濮議之興人皆謂父可絕盟津之會獨夷齊不食周粟而餓死世未之知也後二五百年得孔子而後顯然則濮議其可與庸人必

一日爭邪熙寧初永叔知亳州日書成上之蘇子瞻永叔客也亦

以臺諫之論爲直云

書壬戌事一卷

隋氏曰不知何人作記永樂之敗其詳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六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史傳記

溫公日記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

巽岩李氏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共議取實錄正史旁采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屬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祐後終卒不果成今世所傳記聞及日記并朔記皆後紀之具也自嘉祐以前甲子不詳則號記聞嘉祐以後乃名日記若朔記則書略成編矣始文正子孫藏其書祖廟謹其黨禍既解乃稍出之旋經離亂多所亡逸此

八九紙草藁或非全幅間用故牘又十數行別書牘背往往剪開黏綴事亦有與正史實錄不同者蓋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異必兼存以求是此文正長編法也

王氏日錄八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紹聖間蔡卞合曾布獻于朝添入神宗實錄陳瑩中謂安石既罷相悔其執政日無善狀乃撰此歸過于上掠美於已且歷詆平生不悅者欲以欺後世於是著尊堯集及日錄不合神道論等十數書此書起熙寧元年四月終七年三月再起於八年三月終于九年六月安石兩執國柄日也然無八年九月以後至九年四月事蓋安石改呂惠卿時瑩中謂蔡卞除之安石罵惠卿之語其事當在此際也

陳氏曰本朝禍亂萌於此書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其疆腹堅辨足以熒惑主德鉗制人言當其垂死秉畀炎火豈非其心

有所愧悔歟既不克焚流毒遺禍至今爲梗悲夫書本八十卷今止有其中

四明尊堯集一卷

陳氏曰司諫延平東壘瑩中撰專辨王安石日錄之誣僭不孫與配食坐像之爲不恭瓘初在諫省未以安石爲非合浦所著尊堯集猶回隱不直末乃悔之復爲此書以謂蔡卞專用日錄以修神宗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於是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條摠而論之坐此羈管台州

朱子讀兩陳諫議遺墨跋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卅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焯焯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

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間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眾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且其言猶以目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親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

朱子語錄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開却不於道理上理會只於利害上見得於道理全踈如介甫心術隱微處它都不曾改得却只是把持如云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曰錄數段却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

曾相手記三卷

晁氏曰紹聖初元祐黨禍起曾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語多持兩端又輒增損以著此書云

紹聖甲戌口錄一卷

元符庚辰口錄一卷

陳氏曰丞相南豐曾布子宣撰記在政府奏對施行及宮禁朝廷事

林氏野史八卷

陳氏曰同知樞密院長樂林希子中撰希不得志於元祐起從章惇甘心下遷而披草諸賢謫詞者也而此書記熙寧元豐以來事頗平直不類其所為或言此書作元祐之前其後時事既變希亦隨之書藏不毀久而時事復變其孫懋於紹興中始序而行之耳王氏揮塵錄曰林子中野史世多傳之其間議論與平日所為極一為背馳殊不可曉豈非知公論之不可辨欲蓋其迹於天下後世耶

邵氏辨誣一卷

晁氏曰邵伯溫撰辨蔡卞章惇邢恕誣罔宣仁欲廢哲宗立徐卨事

邵氏聞見錄二十卷

晁氏曰邵伯溫子文撰記國朝雜事迄紹興之初序言早以其父

之故親接前輩得前言性行為多類之成書其父雍也

陳氏曰又有後錄三十卷其子傳所作不專記事在子錄小說類傳信錄十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綽大受撰言國朝雜事多元豐後朝廷政事得失人物賢否也

國史後補五卷

陳氏曰蔡條撰條京之愛子京末年事皆出於條條見攸既叛父亦與條不咸此書大略為其父自解而滔天之惡終有不可隱蓋者其間所載宮圍禁密非臣庶所得知亦非臣庶所宜言既出條筆事遂傳世殆非人力也

北征紀實二卷

陳氏曰蔡條撰叙伐燕本末歸罪童貫蔡攸亦欲為京文飾然京罪不可掩也

金人背盟錄七卷

圍城雜記一卷

避戎夜話一卷

金國行程十卷

南歸錄一卷

朝野僉言一卷

晁氏曰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等五書皆記靖康時事也

陳氏曰朝野僉言不著名氏有序建炎元年八月繫年錄稱夏少曾未詳何人南歸錄直秘閣沈瑄撰亦記燕山事

避戎夜話吳興石茂良太初撰

靖康要錄五卷

陳氏曰不知誰撰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

靖康傳信錄一卷

陳氏曰丞相李綱伯紀撰丁未二月

靖康奉使錄一卷

陳氏曰鄭望之撰

靖康拾遺錄一卷

陳氏曰何烈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

孤臣泣血錄三卷拾遺一卷

陳氏曰丁特起撰

裔夷謀夏錄七卷

陳氏曰汪藻撰

陷燕記一卷

陳氏曰賈子莊撰記燕山初陷事子莊不知其名蔡靖客也

靖康錄一卷

靖康遺錄一卷

陳氏曰錄太學生朱邦基撰遺錄太學生沈良撰

金人犯闕記一卷

陳氏曰草茅方冠撰

汴都記一卷

靖康野錄一卷

痛定錄一卷

陳氏曰並不著撰人名氏

悲喜記一卷

陳氏曰園城中人作書與所親曰中美知府者具述晉亂本末自稱名曰暘皆不知何人也

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承議郎知龍州眉山王侁季平撰其書紀傳附錄略具體但無志耳附錄用五代史例也淳熙中上其書得直秘閣其所紀天簡略未得為全善

建炎中興記一卷

陳氏曰取延禧撰

建炎日曆五卷

晁氏曰宰相汪伯彥撰記太上皇帝登極時事

陳氏曰叙元帥開府至南都踐極

呂忠穆答客問一卷

陳氏曰宰相濟南呂頤浩元直撰

呂忠穆勤王記一卷

陳氏曰左宣教郎臧梓撰記建炎復辟事

渡江遭變錄一卷

丞相上蔡朱勝非藏一撰記苗劉作難至復辟事

建炎復辟記一卷

無名氏

建炎通問錄一卷

宣教郎傅雱撰建炎初李丞相綱所進

北狩聞見錄一卷

幹當龍德宮曹勛功顯撰勛扈從北狩以徽廟御札間道走行

北狩行錄一卷

蔡條王若冲撰

戊申維揚錄一卷

無名氏

維揚過江錄一卷

尚書左丞葉夢得少蘊撰

己酉航海記一卷

中書舍人李正民撰又名建炎居邠記

建炎假道高麗錄一卷

楊應誠撰取道遼東奉使金虜不達而還

紹興講和錄二卷

無名氏

亂華編三十三卷

知盱眙軍東平劉荀子卿編其前有小序數語云方石敬瑭割幽燕遺契丹之日孰知為本朝造禍之原哉逮王安石創新法為辟國之謀又孰知紹述者召禍之酷哉所集雜史傳記近三十種苟忠肅丞相諸孫也

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

龔頤正撰以諸臣本傳及誌狀家傳遺事之類集成之其事迹微晦不可見者則采拾諸書為之補傳凡三百九人其闕者四人而已淳熙中史院取其書以脩四朝國史洪邁奏乞甄錄補和

州文學後賜出身詳見編年類頤正給事中原之曾孫也

紹興正論二卷

序稱蒲相野夫不著名氏錄文武官不附和議及忤秦檜得罪者

紹興正論小傳二十卷

宗正寺主簿鄧樸昉陽叔撰以正論中姓名做元祐黨傳爲之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直秘閣清江徐夢莘南老撰輯諸書二百餘家分上中下上爲政宣二十五卷中爲靖康七十五卷下爲炎興百五十卷

北盟集補五十卷

夢莘以前書詮載不盡者五家續編次於中下二帙以補其闕靖康炎興各爲二十五卷

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一卷

參政眉山李燧李章撰中興以來禦寇立功惟此十三處編爲一書所謂司勳藏其貳者也開禧乙丑北事將作其書成

順昌錄一卷

晁氏曰紹興十年劉錡破女真于順昌城下其徒記其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

陳氏曰李心傳撰上自帝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南渡以來野史之最詳者

西陲泰定錄九十卷

陳氏曰李心傳撰記吳曦叛逆以及削平本末起嘉泰辛酉迄嘉定辛未爲三十七卷其後蜀事益多又增修至辛巳之冬通爲九十卷仍頗用太史年表例并記國家大政令防邊大節目首尾二十年

紹運圖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自伏羲至皇朝神廟五德之傳及記事皆著于篇

漢史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陽羨蔣希子禮撰其曾祖魏公之奇穎叔所記遺事

始數百冊兵火散失招撫遺書得六百六十事為十九門淳熙改元書成爲之序

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

國朝實錄列傳舉要十二卷

皇朝宰輔拜罷錄一卷

續百官公卿表二十卷質疑十卷

中興藝文志蔡幼學撰幼學採國史實錄等書爲國朝編年政要以擬紀起建隆訖靖康又爲國朝實錄列傳以擬傳起國初止神宗朝又爲宰輔拜罷錄起建隆盡紹熙年經兩官緯之又以司馬光百官公卿表起建隆訖治平乃爲續表終紹熙經緯如宰輔圖上方書年記大事下列官詳記除罷遷卒月日而大事止及靖康後未及錄以擬表又爲備志以擬志而未成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七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八

鄱

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史傳記

黃帝內傳一卷

晁氏曰序云昔錄得之於衡山石室中後至漢劉向於東觀校書見之遂傳於世藝文志以書之記國政得失人事美惡其大者類爲雜史其餘則屬之小說然其間或論一事若一人者附於雜史小說皆未安故又爲傳記類今從之如神仙高僧不附其類而繫於此者亦以其記一事猶列女名士也

陳氏曰誕妄不經方士輩所託也

漢武內傳二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記王母降

漢武故事二卷

晁氏曰世言班固撰唐張東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飛燕外傳一卷

晁氏曰伶玄撰茂陵下理藏之於金縢漆樞王莽之亂劉恭得之傳於世晉荀勗校上

陳氏曰稱漢河東都尉伶玄子于撰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或云偽書也然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馬公載之通鑑矣

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

南豐曾氏序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

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

晁氏曰漢劉向撰諸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爲王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前有王回序其略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辨通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恕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

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然世所行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
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通題曰向
謏題其頌曰向子歌謏與漢史不合故崇文摠目以陳嬰母等十
六傳為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
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所斷也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
圖在八篇中莫得而考以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完復為
它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
傳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故又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
女傳公武按隋經籍志有劉向列女傳十五卷又有劉歆列女傳
頌又有項原列女後傳今四刪此書為八篇以合漢史得之矣至
於疑頌非歆作蓋因顏樞之言尔則未必然也二十傳豈項原所
作邪

陳氏曰其七篇篇十五人為一百五人第八篇為頌義隋唐志及

崇文摠目皆十五卷蓋以七篇分為上下而自陳嬰母以下十六
人附八其中或在向後者皆好事者所益也王回嘗鞏二序辨訂
詳矣鞏之言曰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
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恣顧
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徃徃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愚嘗三復其言而志之向書傳於
世鮮矣惟此書獨全其稱詩采官栢舟大車之類與今說詩者垂
異蓋齊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也

高士傳十卷

晁氏曰晉皇甫謐撰纂自陶唐至魏八代二千四百餘載世士高
節者其或以身徇名雖如夷齊兩龔皆不錄凡九十六人而東漢
之士居三之一自古名節之盛議者獨推焉

陳氏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

衣至晉寧惟八十七人

襄陽耆舊記五卷

晁氏曰晉書金齒撰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後載其牧守隋經籍志曰耆舊記唐藝文志曰載舊傳觀其書紀錄叢脞非傳體也各當從經籍志云

談藪二卷

陳氏曰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時更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梁四公記一卷

陳氏曰唐張說撰按館閣書目稱梁載言纂唐志作盧說注六一作梁載言邯鄲書目云載言得之臨菑田通又云別本題張說或為盧說今按此書卷末所云田通事跡信然而首題張說不可曉也其所記多妄誕而四公名姓怪異無稽不足深辨

閩川名士傳三卷

晁氏曰唐黃璞撰錄唐神龍以來閩人知名於世者効楚國先賢傳為之

陳氏曰所記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

楊貴妃外傳二卷

晁氏曰皇朝樂史撰叙唐楊妃事跡迄孝明之崩

綠珠傳一卷

晁氏曰樂史撰

補江總白猿傳一卷

晁氏曰不詳何人撰述梁大同末歐陽訖妻為猿所竊後生子詢崇文目以為唐人惡詢者為之

後村劉氏曰歐陽率更貌寢長孫無忌嘲之曰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及其親

陳氏曰批言江總必無名子所爲也

狄梁公家傳三卷

陳氏曰唐海州刺史江都李邕撰

高士外傳一卷

陳氏曰唐大理司直鄭湜撰

鳳池曆二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記長孫無忌歷官本末及家世子孫按唐志馮

宇鳳池錄五十卷李淑書目惟存五卷記宰相名次事迹非此書

安祿山事迹三卷

陳氏曰唐華陰尉姚汝能撰

相國鄴侯家傳十卷

晁氏曰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繁鄴侯泌之子也太和中以罪係獄當死恐先人功業不傳乞廢紙拙筆於獄吏以成傳葉成其家不

世間人潤色之後竟不果宋子京謂其詞浮侈云

陳氏曰按中興書目有柳玘後序今無之鯨嘗爲通州韓退之送

諸葛覺詩所謂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也其曰行年餘五十

出守數以大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則韓公於鯨亦拳拳矣新

舊史本傳稱鯨無行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然其室

殆非人類然則韓公無乃溢美而所述其父事庸可盡信乎

汾陽王家傳十卷

晁氏曰唐陳雄撰雄本汾陽王郭子儀僚吏後又從事渾瑊幕府

故傳不名第九卷錄行狀第十卷錄副佐三十三人大將二十七

人日忠武將佐略

北征雜記一卷

陳氏曰唐宰相趙憬撰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降回紇憬副閔播

爲冊札使作此書紀行

柳氏序訓一卷

晁氏曰唐柳北叙其祖公綽已下内外事迹以訓其子孫

吳湘事迹錄一卷

晁氏曰唐大中中李紳鎮揚州陷湘州以罪抵死後其兄汝納辨
詐其在狀錄摠載焉

陵園記一卷

陳氏曰唐宗正丞李失其名撰光化元年序

牛羊日曆一卷

陳氏曰唐劉軻撰牛指僧儒羊謂虞卿漢公也

西南徭邊錄一卷

陳氏曰唐宰相李德裕文饒撰大和中鎮蜀所作內州縣城鎮兵

食之數大略具焉

異域歸忠傳二卷

陳氏曰李德裕撰會昌二年嗚沒斯向附德裕奉詔下秦漢以來
由絕域歸中國以名節自著切業始終者凡三十人為之傳

晉書十卷

陳氏曰唐安南宣慰使懋綽記南詔事成通五年表之

崔氏日錄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字殘闕無始末未有跋尾亦不知何人言此書出
宋敏求家考訂年月及所載人名姓甚詳蓋廣明元年崔沆為相
非其子年即其門人為之字畫清麗而其所記不過蒲飲交通評
議有以見唐末風俗之弊云

登科記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樂史撰記進士及諸科登名者起唐武德訖天祐末

唐制舉科目圖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任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蕡名

最高而官最不達

吳若李氏曰實元間蔡元翰編集其家有制科登第錄一卷不著撰人氏字止用年代次序登第者姓名或不暇遍舉且自敬宗以後闕不復錄而元翰所記科目以類相從姓名具列又間出其更歷始終比某家本為優然而尚多脫遺如天授中祝欽明中英才傑出業與大經科而此無之蓋元翰獨據舊唐書故所見有不盡博采別條乃可脩一家言耳

唐登科記十五卷

陳氏曰丞相鄱陽洪适景伯編集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爽登科記二卷崔氏書有趙儋序而失崔名所載至周顯德固非崔氏本書而李爽書亦不存洪忠宣得姚康書五卷於北方而丞相又得別本起武德終天和於此錢仲氏乃以三本輯為一書而用姚氏為正三書皆有序

謂南仲孫也元和十五年進士本書錄武德至長慶為十一卷其曰十六卷者亦後人所續

五代登科記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前所謂崔氏書至周顯德止者殆即此耶館中有此書洪丞相以國初卿相多在其中故併傳之

燉煌新錄一卷

陳氏曰有序稱天成四年沙州傳舍集而不著名氏蓋當時奉使者叙張義潮本末及彼土風物甚詳涼武昭王時有劉炳者著燉煌實錄二十卷故此號新錄

渚宮故事五卷

陳氏曰後周太子校書郎余知古撰載荆楚事自鬻熊至唐末本十卷今止晉代闕後五卷

錦里耆舊傳八卷

陳氏曰前應靈縣令平陽句延慶昌裔開寶三年秘書丞劉蔚知榮州得此傳其詞蕪穢請延慶修之改曰成都理亂記天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乾德乙丑迄祥符已酉自平蜀之後朝廷命令官僚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之迹皆略載之知新繁縣太常博士張約為之序

平蜀實錄一卷

陳氏曰左藏庫副使康延澤撰平蜀之後延澤以內染院使為鳳州路馬軍都監王全斌等既得罪延澤亦貶唐州團練使按本傳載蜀軍二萬七千人諸將慮其為全師雄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弱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浮江而下諸將不能用此書敘述甚詳邽邽書自云不知作者館閣書目亦然考王元之所撰延澤墓誌知其所為也

秦王貢奉錄二卷

陳氏曰樞密使吳越錢惟演希聖撰記其父倣貢獻及錫賚之物家王故事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撰記其父遺事二十二事上之以送史院

戊申英政錄一卷

陳氏曰婺州刺史錢儼撰記其兄倣事迹倣以戊申正月嗣位

玉堂逢辰錄二卷

陳氏曰錢惟演撰其載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左藏內藏香藥諸庫及秘閣史館香閣數十里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汴水之南惟演獻禮賢宅以處諸王以此觀之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者又厄於此火可為太息也

西李文正公談錄一卷

晁氏曰西李文正公昉也相太宗其子宗諤錄其平生所談十事

陳氏曰所記凡三十七事

張忠定公語錄四卷

晁氏曰皇朝張忠定公誅守墨有善政其門人李旼紀其語論可
以垂世者

曹武惠別傳一卷

陳氏曰知石州曹偃撰武惠曾孫也

賈公談錄一卷

陳氏曰序言庚午銜命宋都聞於補闕賈黃中凡二十六條而不
著其名別本題清輝殿學士張洎蓋洎江南奉使也庚午實開寶
三年黃中晉開運中以七歲為童子閔閔頭十六歲進士及弟第
三人

王沂公筆錄一卷

陳氏曰丞相清公青社王曾孝先撰記開國以來雜事凡三十六

條

王沂公言行錄一卷一作三卷

晁氏曰沂公弟天章閣待制皞錄公平生言行凡三十七事

陳氏曰前有李清臣序文後有晏殊社祀本書

王魏公遺事四卷

晁氏曰魏公旦相真宗其子素錄事凡五百條

陳氏曰家錄一卷即素所錄遺事也

寇萊公遺事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

萊公勲烈一卷

晁氏曰寇宗奭編宗奭準曾孫也編集仁宗祭準文及贈誥墓碑
傳誌贊詩等為此書

民表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胡納撰錄國朝循吏善政李淑以爲雜淺俗亦可爲
廣記云天聖中借賢惠錄上之

賢惠錄三卷

晁氏曰胡納撰國朝賢惠之女後一卷瑗嗣成之
安定先生言行錄二卷

陳氏曰雜錄胡瑗翼之事及告詞誌表祭文等其間有賢惠錄孝
行錄蓋其父納所爲也

韓魏公家傳二卷

晁氏曰皇朝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近世著史者喜采小
說以爲異聞逸事如李繁錄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
妄言前世謂此等無異莊周鮒魚之說賈生服鳥之對者也而唐
書皆取之以亂正史曰是近時多有家傳語錄之類行于世陳
中所以發憤而著書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豈假門生子能

之間區區自列乎持史筆其慎焉

陳氏曰不著名氏當是其家所傳也

韓忠獻遺事一卷

陳氏曰群牧判官錢塘強至幾聖撰至魏公之客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史傳記

魏公語錄一卷

陳氏曰與別錄小異而實同別錄分四卷此總為一篇先後次第亦不同而末一則別錄所無姑並存之

魏公別錄四卷

晁氏曰其門人王嵩叟記其言論事實然以國史考之其歲月往往抵牾蓋失之誣也

杜祁公語錄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

文潞公私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文彥博所撰元豐初王堯臣之子同老以其父至和中所撰立英宗為皇子詔草上之且曰時宰相文彥博富弼知狀神宗以問彥博彥博具以實對至元祐中賈易為言官為韓忠彥爭辯其事彥博乃著此其後云自古唯霍禹云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此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謂昭宗為門生天子鞅鞅不道之言卒被夷滅

陳氏日記至和靖建儲及元豐庶政實事

潛德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呂晦獻可之孫撰記其祖乞立英宗言章

嘉祐名臣傳五卷

晁氏曰張唐英傳仁宗朝賢臣五十餘人

王氏揮麈錄曰唐英天覺同胞兄仕至殿中侍御史嘗述仁宗政要上于朝所謂嘉祐名臣傳特政要中一門耳

孔子編年三卷

晁氏曰皇朝孔傳取左氏國語八年史記及它書所載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

東家雜記二卷

晁氏曰亦孔傳撰孔子四十七代孫也纂其家舊聞軼事于此書

陳氏曰歷代追崇先聖故事及孔林古跡

晁以道楊雄別傳一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雜取諸書所載雄逸事為一編係之以贊

唐質肅遺事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所記唐介子方事也

韓莊敏遺事一卷

陳氏曰秘書丞韓宗武文若撰記其父丞相縝王汝事未亦雜載它事宗武即少平遇洋客者也年八十二乃卒此編亦載其詩云

熙寧間得異疾與神物遇

范忠宣言行錄二十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其家所錄也

范太史遺事一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范冲元長記其父事

傳獻簡佳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作記傳堯俞所談

杜公談錄一卷

陳氏曰雷繹杜師益等錄其父務滋之言王廣淵作序

豐清敏遺事一卷

陳氏曰給事中章貢李朴先之撰記豐稷相之事朱熹為之後序

宗忠簡公遺事三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留守開封事亦其家子孫所為

後村劉氏序曰公遺事行世已久今連帥寶謨王公鏞公之外孫

復稍採摭舊聞以傳翼之

呂忠穆家傳一卷

遺事一卷

陳氏曰記建炎丞相呂頤浩元直事孫昭問刻之廣德軍

褒德集二卷

陳氏曰邵伯溫撰錄其父在口命議議行狀墓誌之屬辨惑述傳授

源流辨鄭夫之妄

呂氏家塾記一卷

陳氏曰侍講呂希哲原明撰

桐陰舊話十卷

陳氏曰吏部尚書潁川韓元吉無父撰記其家世舊事以京師第

門有桐木故云元吉門下侍郎維之四世孫也

趙康靖日記一卷

陳氏曰參政睢陽趙既叔手所記治平乙巳丙午間在政路初事

劉忠肅公行年記一卷

陳氏曰丞相東平劉摯莘老撰

文昌雜錄六卷

陳氏曰主客郎中南京龐元英懋賢撰官制初行元英為郎在省

四年記一時見聞及古今典故可觀覽元英丞相莊敏公籍之子

聞見近錄一卷

陳氏曰宗正丞三槐王鞏定國撰

辯欺錄一卷

陳氏曰韓忠彥記其父嘉祐末命事與文富諸公辯

回天錄一卷

陳氏曰宣教郎秦湛處度撰記呂好問圍城中事好問除右丞詞

表

詞有回天之力語故以名錄後有好問謝其祖公著復官表及遺

盡忠補過錄一卷

陳氏曰修職郎穆伯芻撰記張孝純在偽齊時所上本朝書

吳丞相手錄一卷

陳氏曰吳敏元忠撰記靖康初元事

岳飛事實六卷辨誣五卷

陳氏曰飛之孫可撰

丁卯實編一卷

陳氏曰成忠郎李珙撰誅曦之功揚巨源為多安丙忌而殺之珙

為作傳上之干朝以昭其功而申其冤

孔子編年五卷

陳氏曰新定胡仔元任撰其父待制舜陟命仔來撫經傳為之

諸葛武侯傳一卷

陳氏曰侍講張栻撰以陳壽作史私且陋哀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爲此傳而削去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爲不然又爲後論以達其意謂其体正大而學未至使得游洙泗之門成就不止此

韓文公曆官記一卷

陳氏曰新安張敦頤撰頗疏略其最誤者序言擒吳元濟出牛元翼爲一事此大謬也爲裴度行軍司馬在憲宗元和時奉使鎮州王庭湊在穆宗長慶時

歐公本末四卷

陳氏曰只祖謙編蓋因觀歐陽公集攷其歷仕歲月同官同朝之人略著其事跡而集中詩文亦隨事附見非獨歐公本末而時事時賢之本末亦大略可觀矣故以八傳記類

皇祐平蠻記二卷

陳氏曰殿中丞馮炳撰記懷智高事

孫威敏征南錄一卷

陳氏曰學士睢陽滕甫元發撰言平南之功皆本孫沔元規狄青之至莫能出其右者余靖歸美於青非實也甫時通判潮州

喃斯囉傳一卷

陳氏曰不著作者

陝西聚米圖經五卷

陳氏曰閣門通事舍人雄州趙珣撰珣父振博州防禦使久在西邊珣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道里康定二年爲此書韓魏公經略言于朝詔取其書召見執政只許公宋莒公言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千數無如珣者推涇原都監定川之敗死焉珣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人皆惜之

元豐平蠻錄三卷

陳氏曰金部員外郎知鳳翔府家安國撰記乞弟韓存實事

元祐公鹽錄三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景光將師雄景叔撰元祐初議弃西邊四寨執政召師雄問之對曰先帝弃之可也主上弃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四寨者葭蘆米脂浮屠安疆也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此書前三卷記當時論辨本末後一卷行實不知何人作也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師雄說劉舜卿出師种誼遂破洮州禽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既不行功復不賞殆以專反熙豐失於偏滯終成紹述之禍亦有以也師雄治平二年進士

青唐錄一卷

陳氏曰右班殿直李遠撰元符中取邈川青唐已而皆棄之遠紹

聖武舉人官鎮洮奉檄軍前記其經歷見聞之實粲然可觀

交趾事迹十卷

陳氏曰知新州趙勰撰

占城國錄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

雞林類事三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

政和大理入貢錄一卷

陳氏曰右迪功郎錢塘周邦撰其祖種為集賢修撰知桂州時歸明人黃璘招來大理國入貢詔種考究其真偽種言偽妄不可憑乞依熙寧故事支馬價發還璘至京師力主其事種落職奉祠久而覺其詐乃改正復職知廣州

安南表牘一卷

陳氏曰紹興二十五年李天祚進貢自靖康二年以後至是始通也

邊和錄五卷

陳氏曰承議郎河東陳伯疆撰載胡世將承公宣撫川陝事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

陳氏曰郡丞東平劉荀子編次建炎初高密陳規元則守德安禦群盜事迹功狀規後守順昌與劉錡共成却敵之功者也以樞密直學士知廬州而卒

淮西從軍記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記紹興十年金虜舉盟淮西諸帥守禦事

順昌破敵錄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記劉錡信叔守禦戰勝本末

滕公守台錄一卷

陳氏曰一不著名氏睢陽滕膺子勤為台州戶曹方臘之亂仙居人

呂師囊應之攻城甚急膺佐太守備禦卒全一城郡人德之至今廟食行好事實聚見此篇膺後至直秘閣京西漕而終

二楊歸朝錄一卷

楊堯弼楊載紹興八年所與捷辣兀木書時偽齊初廢也末有探報虜事數十條

逆臣劉豫傳一卷

陳氏曰楊堯弼等撰二楊事迹當考前錄題街稱宣義郎迪功郎並為大總管府官屬此傳堯弼為右從事郎載為右迪功郎

許右丞行狀一卷

陳氏曰文部員外郎許忻撰許公翰字崧老襄邑人為尚書右丞忻其弟也

李忠定行狀一卷

陳氏曰通判洪州本論撰其兄丞相綱伯紀事狀葉適正則所作謚議附丁後

瞿忠惠家傳一卷

陳氏曰佳者年伯壽述其父汝文公異事實忠惠者私謚也者年實邢恕外孫

艾軒家傳一卷

陳氏曰甫田林成季述其季父工部侍郎光朝謙之事實夾深家傳一卷所著書目附

陳氏曰甫田鄭翁歸述其父樵漁仲事迹公翁歸年八十歲老貧不競頃佐莆郡時猶識之

葉丞相行狀一卷

陳氏曰閣學廬陵楊萬里廷秀撰丞相甫田葉顥子昂乾道丁亥以冬罷相至建寧而薨

謝修撰行狀墓誌一卷

陳氏曰昭武謝師稷務本奉使閩部惠愛沒而民祠之行狀里人黃適呈聲撰墓誌永嘉陳謙撰其廟曰昭應

朱侍講行狀一卷

陳氏曰奉議郎三山黃榦直鄉推公尚第弟子且子壻也紫陽年譜二卷

陳氏曰朱侍講門人通判辰州昭武李方子公晦撰篤行事實一卷

陳氏曰丞相趙汝愚子直編其父善應事遠事而羅願朱熹所撰行狀墓誌及諸賢哀詞題跋之屬萃為一編篤行者陳福公題其

墓云爾呂太史跋語有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朱侍講取其意以為銘所以勉其子之意深矣

趙丞相行實一卷附錄二卷

陳氏曰知靜江府趙崇憲履常編集忠定長子也其一時諸賢祭文挽歌由嘉定更化之後昭雪誣枉改正史牒本末皆見附錄

趙忠定行狀一卷續議一卷

陳氏曰知光州鄱陽柴中行與之撰其謚議允濟全之楊方子直所為也

倪文節言行錄三卷遺奏誌狀碑銘謚議一卷

陳氏曰部郎中倪祖常子武輯其父尚書遺事行狀錫山蔣重

珍良貴碑銘臨邛魏了翁奉甫撰

趙華文行心一卷

陳氏曰八林郎趙山李燔敬子撰忠定之子吏部崇憲履常也

八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

陳氏曰講朱熹撰以近代文集及傳記載本朝名臣言行掇取其要輯為此錄前五朝五十五人後三朝四十二人

中興忠議忠錄三卷

陳氏曰龔頤正撰自建炎至紹興辛巳上自李若水劉韜貴臣名士下及一婦人卒伍之微皆錄之

孝史五十卷

太學博士新喻謝謨昌國撰集曰君紹五后德一宗表五臣傳三十五文類二夷附一諤後至御史丞淳熙名臣樂易君子也

孝行錄三卷

陳氏曰京兆胡訥撰始得此書不知訥何人也所記多國初人已而知其為安定先生翼之之父仁為寧海節度推官

古今孝悌錄二十四卷

陳氏曰廬陵王經三唐集

廉吏傳十卷

陳氏曰成都黃伯樞撰自秦至唐凡百十有四人宣和乙巳為

序

南陽先民傳二十卷

陳氏曰題南陽三裏元祐癸酉歲序所記鄧州人物自百里奚直不疑而下至唐范傳正韓琦凡一百六十人

典刑錄十二卷

陳氏曰茗溪吳宏編凡五十二門大略於言行錄中抄出

近世厚德錄四卷

陳氏曰題百鍊真隱李元綱國紀編沈濬道原為作序

救荒活民書三卷

陳氏曰從政郎鄱陽董燭編進燭紹熙五年進士嘗知瑞安縣

仁政活民書二卷

陳氏曰秀州司戶會稽丁玘集

好還集一卷

陳氏曰秀水婁伯高元龍編報應之事為十門

先賢施仁濟世錄一卷

陳氏曰奉化丞山陰諸葛興編凡十門皆本朝諸賢事實也

莆陽人物志三卷

陳氏曰知興化軍永嘉林紘文伯撰以圖志不叙人物故特為是編莆壤地褊小而人物特盛

卧遊錄一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晚歲病廢卧家取史傳所載古今人境勝處錄之時以宗少文卧遊之語實諸卷首

上庠錄十卷

陳氏曰光州助教呂榮義撰雜記京師太學故事

上庠後錄十二卷

陳氏曰三山周上貴撰記中興太學事頗疏略

昭明太子事實二卷

陳氏曰知范州趙彥博富文編昭明廟食於池頗著靈響元祐始賜額曰文孝

祠山家世編一卷

陳氏曰詹仁澤曾熈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跡

海神靈應錄一卷

陳氏曰永嘉貢士陸維則撰太守韓彥直子溫為之序初元祐中守直龍圖閣范岫夢海神曰吾唐李德裕也郡城東北隅海仙壇之上。有廟初不知其為何代人岫明日往謁其像即夢中所見自是多響應然封爵訓詞惟曰海神而已

郭國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陳氏曰岳珂撰

東登科記三卷

晁氏曰皇朝登科人名氏未詳何人所撰

唐宋科名分定錄三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元符間所著書也序云己卯歲得張君房所誌唐朝科場故事全續添五代及本朝科名分定事迄於李常寧云大宋登科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洪适編始吳興郡學有較板不分卷第止述進士一科适始做姚康錄制舉詞科自建隆庚申迄紹興庚辰二萬三千六百人有奇為二十卷自後皆續書之

中興登科小錄三卷姓類一卷

陳氏曰通判徽州江都李椿撰新安舊有登科記但逐榜全錄姓名而已椿家藏小錄自建炎迄申至嘉熙戊戌節次取名字鄉貫三代諱刊之後以韻類其姓凡一萬五千八百人有奇太守吳興倪祖常子武刻之以備前記之闕文

乘輅錄一卷

陳氏曰知制誥邠陽路振子發撰祥符中使契丹歸進此錄事見其傳

奉使別錄一卷

陳氏曰河南富弼彥國撰慶曆使契丹歸為語錄以進機宜事節則具于此錄又一本有兩朝往來書附于末

劉氏西行錄一卷

陳氏曰直昭文館保塞劉焘中章撰按康寧二年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喃氏渙以范田郎知平州請行以十月十九日出界慶曆元年三月十日回泰州此其行紀也喃氏自此與中國通而元昊始病於牽制矣渙後換刺史歷一典數州至留後以工部尚書致仕契丹講和記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載契丹初講和未末未有慶曆增幣後北虜誓

書

慶曆正旦國信語錄一卷

陳氏曰余靖慶曆三年使虜所記

熙寧正旦國信錄一卷

陳氏曰天章閣待制竇下熙寧八年使虜所記

接伴送語錄一卷

陳氏曰集賢校理沈季長熙寧九年接送伴虜使耶律運所記

使遼見聞錄二卷

陳氏曰尚書膳部郎中李罕撰

宣和使金錄一卷

陳氏曰太常少卿安陸連南大鵬舉吊祭阿骨打奉使所記時宣和六年

奉使雜錄一卷

陳氏曰紹興十二年何鑄使虜所錄禮物名銜表章之屬
館伴目錄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紹興二十四年
隆興奉使審議錄一卷

陳氏曰左奉議郎雍希稷堯佐撰隆興二年編修官胡昉閣門祇
候楊由義使金虜軍前審議海汭唐鄧等事不屈而歸希稷其禮
物官也所抗辯應對之語多出由義

攬轡錄一卷

陳氏曰兵部苑成大至能乾道六年使虜所記聞見

北行日錄一卷

陳氏曰參政四明樓鑰大防乾道己丑待次温州教授以書狀官
從其舅汪大猷仲嘉使虜紀行

乾道奉使錄一卷

陳氏曰參政諸管姚憲令則乾道壬辰使虜日記

奉使執禮錄一卷

涼氏曰進士鄭儼撰淳熙己酉中書舍人莆田鄭僑惠叔使虜賀
正會其主病篤欲令於閣門進國書僑不可已而雍殂遂回

使燕錄卷

陳氏曰尚書戶部郎龍游余嶸景瞻撰嘉定辛未使虜賀生辰
會有北師行至涿州定興縣而回

右傳記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九

文淵閣

卷

四

